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十二回 顏仲清婆心俠氣 田春航傲骨癡情

話說袁夫人自華府回來，到家已晚，換了衣服，卸了花鈿，便與子雲說起所行的令，並將婢女們的也說了，子雲連聲說好。後來瞞了他夫人，把這□六個令刻了出來，分作二等：夫人小姐行的□個為上令，婢女們的六個為下令，作了題，題了好些詩，不過沒有注出姓名來。因第一個令是群鴉噪鳳，後有這些婢女們攪鬧，就取名為群鴉噪鳳令。外人見了，都傳為美談。

及至袁夫人知道，已經傳遍，也無可如何了。

光陰甚快，不覺已至仲春。如今要特說一個人的行事，也是此書中緊要人。你道是誰？前回書中，蕭次賢說有兩封情書的燈謎，被人打去了，可惜沒有問得這人姓名。原來這人姓田，名春航，號湘帆，年二□三歲。也是金陵人，卻寄居揚州。自幼失怙。母張氏，名門世族，淹通經史。二□五歲上生了春航，二□八歲上，春航之父田浩中了進士，即歿於京師。這田夫人苦節撫孤，教養兼任，幸藉其兄張桐孫太守不時周濟。這春航的學問，多半得於母教。幼有鳳毛之譽，長誇駿骨之奇。□三歲進了學，□八歲中了副舉。

生得一貌堂堂，朗如玉山，清如秋水。情性則蘊藉風流，胸襟則卓犖瀟灑。

在庠序時，人就謂其雞群鶴立。但時運未來，三試不中。

娶妻顏氏，德容兼備，是個廣文先生之女，與春航琴瑟和諧。

去年正月內，田夫人見其子困守鄉園，終非長策；且當年其夫的同榜進士，如今置身青雲者也不少，遂令春航遊學京師，命一老家人田安隨了。□被出門，先到杭州，後到蘇州，兩處的年誼故舊，幾個當道顯貴，共相幫扶。春航在那兩處，勾留了半年，詩文著作傳抄殆遍。時下謂其可與侯太史、屈大令爭名，因此囊橐充盈，黃自滿篋。不消說題花載酒，訪翠眠香，幾至樂而忘返。及接了他太夫人的手諭，催其速行進京，春航不得已，即擇日起身。先寄了千金回家，又收了兩個俊僕，裘馬輝煌，妓女餞行，狎客祖道。一路上風花詩酒，遊目騁懷，好不有興。

復繞道而行，東瞻岱岳，西謁華山，直到□一月底才到京，寓居城南宏濟寺，就與高品前後隔院住著。一切同鄉年誼，未暇探訪，獨自一人，日日在酒樓戲館，作樂陶情。幸虧此地的妓女生得不好，紮著兩條褲腿，插著滿頭紙花，挺著胸脯，腸肥腦滿，粉面油頭；吃蔥蒜，喝燒刀，熱炕暖似陽臺，秘戲勞於校獵，把春航女色之心，收拾得乾乾淨淨。見唱戲的相公，卻好似南邊，便專心致力的聽戲。又不聽崑腔，倒愛聽亂彈，因此被幾個下作的相公迷住。春航這片情，真似個散錢滿地，毫無貫串。且繫心慈面熱，只要人待他好，他就將這人當作寶貝一樣，斷不肯割愛。到京數月，倒也沒有幹過一件正事，天天帶著幾個相公，吃喝之外，還要做衣服，買玩器，隨分子。

春航這點囊橐，那裡經得大鬧，過了年，竟花得乾淨了。後來就盡當衣服，衣服將要當完，這些相公有些看得出他的光景來，漸漸的與他疏遠。這春航是個胸襟闊大的人，卻也毫不介意。

田安雖常苦諫，他那裡肯聽，還是一樣的苦中尋樂。他預先存著一個主意，是「財盡而交絕」的一句，若能樂得一天，算一天，實在到水盡山窮時，方肯歇手。此時高品與春航已經認識。

日夕聚在一處，甚為莫逆。高品也常於謔浪之中，寓些規勸之意。春航口雖唯唯，而心實不以為然，倒反要拉了高品出去，高品也應酬了幾回。高品現在刑部候補七品小京官，一切車馬服飾，外面應酬也就不易，所以不能如春航這樣。而且他又不喜歡他那些相公，說他所愛的一班不好，春航不服。及見了李玉林來看高品，那一種娟媚韶秀的豐致，比蓉官等似要好些，便此心自訟了幾日。

一日，高品過來，適值春航吃飯，青蔬半碟，白飯一盂。

蒼頭小子，侍立兩旁。那一個俊俏大跟班早已走了，春航談笑從容，恬然自適。高品道：「自待如此之薄，而待人又如此之厚，我看你不及小旦多矣。」春航驟然聽了，當是高品奚落他，又知他是詼諧慣的，也不介意，問道：「何以見得呢？」高品道：「看你現在的服食起居，那一樣及得小旦，何於人有情，於己忘情若此。且吾兄景況，我已深知，也不過與我高卓然伯仲之間。就算慷慨性成，揮霍貫了，然亦不犯著以有用之黃金，填無底之囊窖。請問吾兄進京來，是干功名的，還是鬧小旦的？題花載酒，只可偶然，要像足下之忘身捨命。刻苦勞神，只怕黃龍河未會歃血之盟；白兔園早受噬臍之害。此余所不解也。」

春航啞然一笑道：「我始以閣下為達人，今聽你這些話，你尚未達。你談二□年書，連性理二字都不解，也來論白道黑，我替你說了。」高品道：「倒要請教。」春航道：「真實無妄便是誠，自誠而明便是性。有一分假處，有一分虛處，便不得謂誠了。」高品道：「自然。難道真實無妄，指鬧相公的麼？」

春航道：「縱橫□萬里，上下五千年，那有比相公好的東西？不愛相公，這等人也不足比數了。若說愛相公有一分假處，此人便通身是假的。於此而不用吾真，惡乎用吾真？既愛相公有一分虛處，此人便通身是虛的，於此而不用吾實，惡乎用吾實？況性即理，理即天，不安其性，何處索理？不得其理，何處言天。造物既費大氣力生了這些相公，是造物於相公不為不厚。造物尚於相公不辭勞苦，一一佈置如此面貌，如此眉目，如此肌膚身體，如此巧笑工顰，嬌柔宛轉，若不要人愛他，何不生于大荒之世，廣漠之間，與世隔絕，一任風煙磨滅，使人世不知有此等美人，不亦省了許多事麼？既不許他投閒置散，而必聚於京華冠蓋之地，是造物之心，必欲使縉紳先生及海內知名之士品題品題，賞識賞識，庶不埋沒這片苦心。譬如時花美女，皎月纖雲，奇書名圃，一切極美的玩好，是無人不好的，往往不能聚在一處，得了一樣已足快心。只有相公如時花，卻非草木；如美玉。不假鉛華；如皎月纖雲，卻又可接而可玩；如奇書名畫，卻又能語而能言；如極精極美的玩好，卻又有千嬌百媚的變態出來。失一相公，得古今之美物，不足為奇；得一相公，失古今之美物，不必介意。《孟子》云：『人少則慕父母，知好色則慕少艾，仕則慕君。』我輩一介青衿，無從上聖主賢臣之頌；而吳天燕地，定省既虛；惟少艾二字，聖賢於數千載前已派定我們思慕的了。就是聖賢亦何常不是過來人，不然，那能說得如此精切？我最不解今人好女色則以為常，好男色則以為異，究竟色就是了，又何必分出男女來？好女而不好男，終是好淫，而非好色。彼既好淫，便不論色。若既重色，自不敢淫。又最不解的是財色二字並重。既愛人之色，而又吝己之財。以爛臭之糞土，換奇香之寶花，孰輕孰重？卓然當能辨之。」

高品聽了這一席話，卻也無處可駁。便道：「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，難道我是不通人道的麼？所以勸你者，以君牀頭金盡，我又無囊可解。足下將來，雖能封到榮陽郡公，恐此輩中，競無國夫人。烏巾少年，縱馳名於酒肆。而鴉衣小丐，恐忽餓於花街。竊恐為鄭元和所笑耳。」春航笑道：「大丈夫豈與守錢虜同日語？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復何憾？」二人正講得熱鬧，忽見高品的下人來說：「顏少爺來拜老爺。」高品即出去，到了自己屋裡，見了仲清坐下，問有好幾日不見，仲清道：「自從燈節遊燈之後，便著了涼，病了好幾日，已有半個多月不曾出門，在家也悶。」就說起燈節晚上南湘的醉態來，高品笑道：「那一天我也在坐，也醉得不得了。我是乘間脫逃，不然也要波及無辜，難道去向酒糟頭索命麼？」於是大家又講起怡園的燈，與那些燈謎來。高品道：「有兩個好燈謎，是兩封情書：一封是花名，一封是藥名，都被我們同廟住的一位叫田湘帆打著了，真是好心思。」仲清聽得湘帆二字，便想起去年酒樓賞雪那個題詞少年，款是湘帆，便問高品道：

「這湘帆怎樣的人？」高品道：「也是我輩。我去年對你說過的：樣樣精緻，是個精品。如今是樣樣精光了。」仲清笑問：

「怎樣？」高品便將他方才的議論，與到京所為的事，一一說了。又道：「此人卻真可惜，才貌雙全，胸襟闊大，就是愛鬧，太無收束。他也是你們金陵人，此時住家揚州。」

他說他的夫人母家姓顏，或者是你的本家，你何不會會他？」

仲清道：「也好。你為我先容。」高品即同了仲清進去，仲清先已望見一個少年，神光似玉，寶氣如珠，可不就是去年酒樓上所見的？高品與他們介紹了。春航見了仲清，也覺面熟。

仲清說起去年在酒樓見了那首詞，傾倒至今，真恨相見之晚。春航也想起那日相見，便彼此說些仰慕的話。仲清把他的家世細細問了一遍，始知春航的泰山，果是他的本家叔父。不過仲清在京久了，所以不知這門親戚。二人說的意氣相投，又係親戚，已分相契，後來便談起肺腑來。仲清見春航去年服飾何等華美，如今已不似從前，再想高品的話說他精光，一無所有，也不知他所關的是些什麼人？便問道：「聞足下頗有狎優之癖，但不知賞識的那幾個？可能不負品題否？」高品接口道：「他的賞識，與人不同，我說給你聽：「咕咕咯咯椰子腔，咿咿啞啞唱二簧。褲花白似秋雲薄，上得巫山屁亦香。」

仲清大笑，春航漲紅了臉說道：「放屁！你這個屁，倒有些香。只可惜白香山那句好詩，夾在你那三個屁裡頭。」仲清笑道：「說正經話，吾兄賞識的到底是誰？」春航道：「各部名花，我未曾全覽，想亦妍媸不等。我也不過逢揚作戲，所謂未能免俗，聊復爾爾。大約諸名班中，要推登春的玉美、全福的翠寶，其餘聯珠的蓉官，也還可以，想都是有目共賞的。」仲清笑了一笑道：「葉公好龍，未見真龍；鄭人夢鹿，終是假鹿。湘帆可惜有鬧相公之名，無鬧相公之實。天下相公出在京城，京城相公聚在聯錦班。史竹君的《曲臺花選》，品題最允，如袁寶珠、蘇蕙芳等方配稱名花，而且詩詞書畫無一不佳，直可作我輩良友。若翠寶、玉美等，不過狐媚迎人，蛾眉善妒，視錢財為性命，以衣服作交情，今日迎新，明朝棄舊，湘帆何其孟浪用情若此？」春航聽了，半晌不語，俯首而思。仲清道：「足下莫非懊悔賞識錯了麼？」

春航道：「這有什麼錯不錯，原是一時寄興；況且各人賞識不同。大凡賞識兩字，須要自己做出眼力來，不必隨聲附和。此輩中倒不必要他充斯文，一充斯文轉恐失之造作，倒不妨有相公習氣，方是真真爛漫。我如得志，便不惜黃金萬，起金屋數重，輕裙長袖侍於前，粉白黛綠居於後，伺候我數年，然後將這班善男信女，配做了玉瑟瑤琴，選了普天下八萬三千大心願，成了個歡喜世界，我便如彌勒一笑，永不合口，豈不快活？」高品道：「你那金屋中，我必要送你一副對子。」即念道：「月明瑤島三千里，人在蓬萊第一峰。」春航道：「這副對子，也題得不切。」高品道：「切得很，上聯切你的粉白黛綠，下聯切你的長袖輕裙。」仲清、春航都不甚解。高品道：「有了這副對子，人才知道他這金屋中，前面要開棚子，後面要開窰子。」仲清大笑。春航道：「你擱起那貧嘴。」三人談笑了半日，仲清回去，與王恂說起春航與他有親，就是去年酒樓題詞的少年，果然才貌雙全，但志願太奢，流而忘返。遲了幾日，又去看望春航，一連幾次，總未晤及。春航竟鬧得堪回首。仲清憐其才，欲成全他，聞他窘得不堪，便張羅了二百兩銀子，寫了一封書，說聞其旅況不佳，少助買花之費，原是試他的心的。春航大喜，回書謝了，便又樂了數天，依然空手。前日所贖的當，仍又當了。仲清聞知，甚為歎息。

一日，春航又在戲園看戲，卻看的是聯珠班。一個人冷冷落落，在下場門背暗的地方坐了。看見蓉官的戲，心上便又喜歡。正看到得意處，忽見前面一張桌子，來了一個三歲來歲胖子，反穿著草上霜，同著一個二歲來歲伶伶俐俐的人坐下，背後站著一個跟班。那胖子是一口京話，那一個是南邊人，原來就是富三與魏聘才。不多一刻，蓉官卸了妝，已坐在對面樓上，與一個少年說話。下來又在樓下坐了一會，即走到這邊來，一路路請安照應人。

忽然看見前面桌上那兩個，便搶步上來，照應了，就坐在中間。春航如今的衣服，大非從前可比，不過剩了家常所穿的幾件舊衣，又坐在背暗處；越覺得顏色黯淡，並不見蓉官過來照應他。只聽得蓉官說道：「二老爺，昨日有人很感你的情。」那胖子道：「是誰？」蓉官道：「聯錦班的二喜，說你很疼他，給他好些東西，在你家住了一夜，有沒有？」那胖子道：

「我倒不認識他。那日魏老爺同他進城喝了幾鍾酒，天晚了，出不了城，就留他住下。早上逛了廟，他要買了幾樣零碎東西，就出去的。這二喜倒罷了，肯巴結。」蓉官道：「此刻是盡講究巴結了。我們的師傅不好，當年教戲時，就沒有教會巴結。」

那個後生，將手搭在蓉官肩道：「你也只要會巴結，富三老爺難道還不愛你麼？」蓉官道：「我說過不會巴結。要不然你教我，我就拜你做師傅。你怎樣教我，我就怎樣學你。」那後生一面笑，一面把他臉上擰了一把。蓉官一回頭，見了春航，卻把眼睛一低，又撲轉來一注，卻又別轉了頭。半晌又回轉來，上上下下，把春航一看，像要招呼又止住的光景。春航心裡凝疑，想道：「難道他看不清？此時仲春，人還穿著小中毛，春航已是一身棉衣。且這幾日陰雨連綿，地下難走，又坐不起車。

靴子也沾了些泥，迥非從前的模樣。蓉官因此駭異，心裡也想道：邊分明是田老爺，怎麼窮了？冷冷清清的一人坐著。意欲過去照應，又恐不是。及仔細看清了，才過去請了一個安，坐下，倒說了好一會話。富三卻不留心，聘才見了，便扯扯富三的衣裳，道：「你瞧，蓉官倒巴結那個人，難道這種人，倒有什麼巴結處麼？」富三道：「那也難說的。」蓉官辭了春航，又到富三處來。聘才笑向蓉官道：「好鬧老門。」蓉官臉上一紅，道：「他真闊過來。他倒從沒有欠人的開發，要人替擔帳。」少停，富三等即帶了蓉官，又叫了一個相公出去了。

天又濛濛的下起細雨來，春航也無心再看，付了戲錢。出得門來，地下已滑得似油一樣。不多幾時，只見全福班的翠寶坐著車，劈面過來，見了他，扭轉了頭，竟過去了。春航心裡頗為不樂，只得低著頭，慢慢找那乾的地方。

誰料這街道窄小，車馬又多，那裡還有乾土？前面又有一個大騾車，下了簾子，車沿上坐著個人，與一個趕車的如飛的衝過來。道路又窄，已到春航面前，那騾子把頭一昂，已碰著春航的肩，春航一閃踏了個滑，站立不牢，栽了一交。這一交倒也栽得湊巧，就沾了一身爛泥，臉上卻沒有沾著。車內人見了，唬了一大跳，忙把簾子掀起，探出身子來，驚聲嚶嚶道：「快拉住了牲口，攙起那人來。」

趕車的早已跳下來，把牲口勒住了，跟班的也下來，扶起春航。春航又羞又怒，將要罵那車夫，只見那坐車的，陪著滿面笑，從車中探出身子，說道：「受驚了！澄車的不好，照應不到，污了衣裳怎麼好？」即把趕車的罵了幾句。

春航一見，原來是個絕色的相公，就有一片靈光，從車內飛出來，把自己眼光罩住，那一腔怒氣，不知消到何處去了。

只見那相公生得如冰雪搏成，瓊瑤琢就，韻中生韻，香外含香。

正似明月梨花，一身縞素；恰稱蘭心蕙質，竟體清芬。春航看得呆了，安得有盧家鬱金堂，石家錦步幃置此佳人，就把五百年的冤孽，三千劫的魔障，盡跌了出來，也忘了自己辱在泥塗，即笑盈盈的把兩隻泥手，扶著車沿說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這是我自不小心，偶然失足，衣服都是舊的，污了不足惜，幸勿有擾尊意。」說罷在旁連連拱手，道：「請罷，請罷。」那相公重又露出半個身子，陪了多少不是而去。春航只管立著，看這車去遠了，方轉過身來行路。人見了，掩口而笑。

春航拖泥帶水的，一步步走回廟中，恰懊悔不曾問得那一班的小旦。進了廟門，就把衣裳脫下，交田安收拾，換去泥靴，身上只穿了一件夾襖，來到高品屋裡坐下。高品見他身上不穿袍子，且下雨寒冷，便問他何以不多穿件衣服？春航答以被雨沾濕，叫田安烤去了。高品即於衣包內，取出一件袍子與他穿了。春航即坐下說道：「我今日雖然跌了一交，沾了些泥，但這一交實在跌得有趣。鬧了兩個多月的相公，不及這一交受用。天假奇緣，得逢絕代，就跌死了也不作怨鬼。」高品笑道：「說些什麼鬼話？」春航就將看見的相公說了一遍，高品道：「我倒替你做章《詩經》念給你聽。」隨念道：

其雨其雨，梨園之東。有美一人，其車既攻。匪車之攻，胡為乎泥中？賦也。

春航笑著，又將那相公的相貌衣裳，連那騾子車圍的顏色都說了，問道：「你可識得是那一班的相公？」高品想了一會道：「據你說來，不是陸素蘭，就是金漱芳，不然就是袁寶珠。」春航道：「金漱芳在聯珠班，我見過他的戲，生得瘦瘦兒的，不是。至於陸素蘭、袁寶珠我卻不認得，不知到底是誰？」高品道：「袁寶珠是不大穿素色衣裳的。你說這光景，也不大很像陸素蘭。要不然是蘇蕙芳，不錯的，定是蘇媚香，那真是冰壺秋月，清絕無塵，生得不肥不瘦，一個雞子臉兒，常穿件素色衣裳，在聯錦班。史竹君定他是第二名。」春航道：「尚是第二名，第一名是誰？難道還有比他好的麼？」高品道：「第一名是袁寶珠，過兩天開溝

的時候，你就看見了。」春航道：「為什麼？」高品道：「見第二名相公，已經跌在車轍裡，見第一名相公，不要倒在溝裡麼？」春航只管的笑，猶細細的把那相公摹想，想了一會，那相貌聲音，丰神情韻，便宛然一輛大騾車，那相公坐在面前，便不言不語的傻笑。就在高品處吃了晚飯，直講到三更天，才各安寢。

次日天晴了，春航絕早起來，把衣裳曬晾乾了，刷淨了泥，換了一雙靴子，心裡想去聽戲，又苦於無資，竟無可典之物。

想著田安尚有幾件衣服，便走到田安房裡，卻不見他，也等不及他來，打開了他的衣包，見有件繭綢皮袍，包在裡面，便拿了出來，叫那小使張和去當了，倒有六吊錢，心中大喜。飯也不吃，一連看了五天聯錦班，才見著那個相公一面。看他唱了一齣《獨佔》，訪問他的姓名，卻正是蘇蕙芳。蕙芳偶在春航身邊走過，認得是前日跌在泥裡那一位，又見他衣裳一身斑點，未免一笑，但不好意思來照應他。春航見蕙芳對他一笑，便如逢玉女投壺，天公開口，便喜歡得說不出來。千思萬想，可惜不能叫他一回。又看他這樣局面，似乎不肯輕易陪酒，斷非紙條飛去隨叫隨來的光景。不得主意，日間咨嗟太息，晚上夢魂顛倒，看看將要害相思病了。再經田安進來瑣碎，又說當了他的衣裳，他要留著做什麼的。又說煤米全無，鋪內因前帳未還，不肯再賒。和尚房錢催逼，明日准要。

春航只當不聽見，在炕上和衣臥了，心裡只想著蕙芳。田安出去，嘴裡卻不住咕咕嚕嚕的抱怨，春航也有些躊躇。

但生平沒有求人，今日去向誰借？且到京兩三月了，也沒有去拜望一個同鄉親友，此時怎樣去問人告借？忽又想起顏仲清，前日一面之交，居然就贈銀二百兩，況且並未向他商量，這人真是今人中之古人。想他也不是為那點葷乎之誼，必定知我的肺腑，看來還可與他商量商量。

過了一夜，次早寫了一封書，也不明說，隱隱約約似要乞援的話，命張和送去。春航在家盼望佳音，少頃張和回來，卻是空手，連回書也沒有，說道：「他們門上說，顏少爺知道了，就送回信來。」春航想他必定打算銀子，吃了飯，候了一會。忽見顏仲清著人來，來人手裡拿上一軸畫，說：「我們少爺，給老爺請安。這軸畫請老爺題一題，叫小的候著帶了回去。」春航聽了，不知何意，又不見有回信，只得打開畫來一看，是唐六如畫的鄭元和小像，鶉衣百結，在風雪中乞食的模樣。春航知道奚落他，不覺大怒，兩頰通紅，然也不便對著來人發作，只得說道：「你在外邊候一候，我即刻就題。」來人出去，春航氣忿忿的把畫攤在桌上，見上面已題了兩首七言絕句，款是劍潭題。詩是：王孫乞食淮陰日，伍相奇窮水瀨時。

此是英雄千古厄，豈同飄泊狹邪兒？

鶉衣百結破羊裘，高唱蓮花未解羞。

若使妖姬無烈性，此生終老不回頭。

春航心裡想道：「他雖罵得刻毒，但理卻不錯，怎樣的來翻他？」便略略構思，題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，寫道：

欲使蛾眉成義俠，忍教駿骨暫支離。

此中天早安排定，不是情人不易知。

蓋世才華信不虛，風流猶見敝衣餘。

五陵年少休相薄，後日功名若個如。

落了款，用了印章，卷好交與來人。春航氣悶，又獨自出外去了。

來人回去，將畫送上，仲清與王恂同看，見這兩首詩雖是強詞奪理，但其志可見，未免可惜了一番。仲清原想把這兩首詩去感化他，誰想倒激怒了他。又聽來人說，他光景更為狼狽。

據他的跟班講，今日已斷了炊，不能舉火。仲清與王恂皆為歎息，仲清道：「這樣看來，此人真是『我心匪石，不可轉矣。』奈何！奈何！」王恂道：「你前日送他二百金，不上半月，竟已化為烏有。這人這樣行為，就再送給他二百金，也是無濟於事。除非要將徐度香的家私分一半與他，才夠他揮霍。但人到斷炊，也不成件事了。依我想，我們如今再幫他百金，存在卓然處，教他相機行事，慢慢點化他。或者憑卓然那張嘴，倒還勸得轉他，也未可知。仲清亦以為然。王恂即備了百金，交與仲清送至高品處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